

尺

續

大

全不



尺

續

大

全
不



尺牘大全目錄四卷

宋

代張方諫用兵書

蘇軾

上神宗皇帝書

上韓太尉書

上梅直講

上富丞相

上曾丞相書

應制舉上兩制書

上劉侍讀

與陳季常

又

與唐江佐

與秦太虛



蘇軾答徐伸車

與楊元素

與趙德麟

與王荆公

蘇軾與劉冥翁

與王慶源

潘彥明

與知縣

答士言

答李端叔

與程全父

與楊濟父

與蘇伯固

答王仲敏

與李公擇

答趙仲備

與毛維瞻

與耘老

與孟享之

與元老姪孫

答參寥

答胡道師

與魯直

與黃魯直

與程全父

與程秀才

與林天和

又與林天和

子由

與友人

黃庭堅答曹荀龍

黃庭堅與友人

黃庭堅與李端叔

黃庭堅與輔聖

黃庭堅與東川提舉

與李德叟

黃庭堅與元不伐

與洪甥駒父

與曹旬龍

答王觀復

與朱叔和

與周達夫

與周達夫

與鄭彥龍

答唐道彥

與文判官

又與文判官

又與文判官

答王補之

答王子飛

與晉甫

與人

答李素

答世因弟

黃庭堅與清長老

蘇轍答陳師仲

答人約觀狀元

蘇轍上兩制

蘇轍上韓樞密

上劉長安

米芾與友人

文天祥與繆知府

文天祥與趙監丞



鮮于樞與趙子昂

趙孟頫與鮮于伯几

趙孟頫與鮮于伯几

趙孟頫與師可

趙孟頫與朱萬初

虞集回惠牡丹

張伯雨與昭文相

許衡謝惠荔枝召巨

許衡招友人翫月

許衡借風月軒

倪瓚覓柳栽

倪瓚與昭文相

又與張伯雨

吳珍與虞集

吳珍與張伯雨

馮子振謝送油酒

馮子振與鮮于樞

歷朝名公尺牘大全卷四

大倉王錫爵選錄

豫章李國憲序次

金陵周近泉督刊

宋

代張方諫用兵書

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
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
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

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兵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后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兵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歿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

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而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渡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招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墮者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文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々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

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
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而帝
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
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
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
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后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
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
已裕人几至刑措而一傳之后子孫塗炭此豈為善
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后故其勝

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
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
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
之難則禍敗之與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徂
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
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
意於兵將士情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
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
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之

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
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
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
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
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說
浸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歆
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
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怨
人怒邊兵皆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盱食者累月何

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
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
兵出無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
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
橫山谷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成賊已降俘累老
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
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奪於功名故沈起
劉彝渡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
五六道路之入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以之

尺牘大全卷四
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渡出於洮洲矣
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
夷陵侮歆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
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
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
餉流離破產鬻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
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臣之哭聲陛下必不
得而聞也譬如屠殺牛羊剗鬻魚鱉以為膳餼俯首
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呼號於捭刃之下宛轉

於刀几之間雖八環之義必將提筋而不忍食而况
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兵強府
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
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不逮
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之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
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
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
飢疫之后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
事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

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老臣
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嘆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
且臣聞之凡舉天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
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
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
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
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兵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
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
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

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
理絕意兵革之事保強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
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
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
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
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
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居九
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
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迨其方銳而拚

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
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
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听者
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
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
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
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
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
哀而察之

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冒死再拜上書皇
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
瀆犯天威罪在不赦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
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司府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
近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
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
後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願此買燈毫髮之
快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

天
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
夫臣今知陛下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湯武可與富民而
措刑可與強兵焉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
當披露腹心捐矣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
不知天下之事有太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
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
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
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
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

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
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
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
聚散之間不容毫厘故天下歸往謂之主人心之於
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
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
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
心則亡必然之理也不可追之災也其為可畏哉

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
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
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勞
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唯商鞅变法不顧人言雖
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
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
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
君臣之間豈顧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
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

親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趨
則國以人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削
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劉果自
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
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法
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開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以
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以
四十餘輩分行營諮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以
新胥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真

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
物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仁
物價騰涌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
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
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其
者至以為欲渡內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
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
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
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

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
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
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
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
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
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
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
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謔愿而召和氣渡人

必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
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
興害不除則勿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
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
使宰相孰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
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孰議不
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
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
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

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
無赫々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
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聞獸亦可
謂誑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
而陛下與三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
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
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
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則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
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

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不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凡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

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藥門情能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場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千餘萬皆州縣希旨以奴為主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觀之觀其所行為

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
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后之
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
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
以與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
陛下雖厭賜束約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
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
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怒陛下赤子自此無寧
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

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
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
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
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
且順從直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
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異者之內何補於民天下久
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畧尽矣今夫鑿空訪尋水
利所請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
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榮大則重才錄用若官私

格沮並重行黜陟不以赦原若材力不便具脩便許
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深然並終不言諸色人
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
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
則無誅官私雖知其踈豈可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
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
須且為具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具之過輕人多
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玩
深已同永業苟欲具復必尽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

政又有好訟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
壞兩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業冒佃之訟必倍
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執自古役
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
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
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問江浙之間數
郡雇從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
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
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

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矣墳墓以送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罕顧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戾於御軍之法莫戾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顧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犹任其責今遂欲

於兩稅之外別一科謂科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庸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后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產粟實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

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顧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倍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者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

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若死而沒官富有四海恐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免朝廷既有著令朕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監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

只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
或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
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
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景人戶必皆孤貧不
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
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
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
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
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

無操歎乞旬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
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
其少若盡數收糶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
立壞彼成此兩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
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々知陛下方欲力行必
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馮何以明之臣
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
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
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

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素弘羊之說賣錢買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几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

取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此民必貴必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恐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徂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律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

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
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
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几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
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歆渡六國高祖曰
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穰
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
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
知其不可而嚴之至聖至明無以如此議者必謂民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

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
則是徇高論而送至情持空名而徼實禍未及樂成
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
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
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
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
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
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
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

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答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彙生宣宗收燕趙渡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厖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深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

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善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連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於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

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刺之法可以齊衆勇悍
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
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叅
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伯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
或訛謝安以清談廢事安咲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
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
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
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
几正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

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
叙專務掩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
至以言乎用兵則十世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而
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并遐之日天下
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
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歎
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
一歲速成之敗未享其利澆風以成且天時不齊人
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

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
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帝
欲用虎圈畜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佞今若以口舌捷
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
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
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
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
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
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

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
臣之契尚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
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
奇才所言亦天下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之于則
是處士之欺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
於平城甯將將誰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
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
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知若文帝亟用
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

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矣才之立絳灌豈弊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刺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於此優劣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朋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思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天

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折毫厘其間一事聳牙常至終身淪矣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貧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答故近歲朴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壺之措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士郡選一人催

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其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体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乱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必有奸臣指鹿

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藉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非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起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係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諛者訛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

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諫臣萬無此理然養猫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嘗

相悅著於經典固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尽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苟為諷如近日減皇族恩例判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離

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
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為
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
臣有與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
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
愚豈可屢赦大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藉投荒
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薦
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
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

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
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洲人主太
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
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
可知矣而相頌不發中外失望失聲効積威之後雖
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
振起臣恐自滋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
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
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鄒
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
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悞德
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
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
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几有狗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
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
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和
羨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

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
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
不名不患不斲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
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頌之曰卿所獻三言朕
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听之久矣豈有
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
所惧者訛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
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者死亡不
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曰夜

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軾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書

上韓太尉書

蘇軾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知讀書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為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畧東漢之末事大夫多竒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碩其

子孫各歆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低頭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誣上惡訐以為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於養魚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聚登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后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歆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群起於草野相與力為險恠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

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室之為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幼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之而尊之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耶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知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

敢為非常可恠之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為何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為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為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也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為而翹之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

尺璧是金 宋卷四 其
嘗辱問其姓名此由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
再拜

上梅直講

蘇軾

某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奭嘗竊悲周公之不遇及
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
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
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
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夫子油然
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

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
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
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
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
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
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
其后益壯始能讀此文辭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
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
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

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於禮部挽事
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
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益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
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
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
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
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
苟其僥一時之幸泛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
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

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
客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
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富丞相

蘇軾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
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
人惧天下之士因其惧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
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
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

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為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辭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遼之流人父其子夫矣其子夫矣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鳥鳶

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壅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公明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理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偽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恍惚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

世之辨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渡有所
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為天下之賢人而貴為天
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
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
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
有五猶日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
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
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々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
公惟居於至足而自以為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

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
士而士之進說者必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
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
輳於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
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
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
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
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
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

將亦為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庶潔而不為
異眾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
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庶而至於
貧公良孺勇而至於聞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
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
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
之全矣庶而天下不以為介直而天下不以為訐剛
健而不為強敦厚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
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

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
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
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飭力行為異者眾必共
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恥於世狡悍之才
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
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
公之門懼以其不能而獲罪於門下軼之不肖竊以
為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
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欵昔范公收天下之

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成在雖其狂獯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中風而范公亦躬為詭時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為者非也伏惟胡公以天下之全而白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為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畧幸甚

上曾丞相書

報

蘇軾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為異眾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為恠詭之辭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而歆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為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貧賤之濶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為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

副今吾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
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昔者漢高未嘗喜
儒而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為賢卿吾將
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欣
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
其扣之急而其辭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
願觀者塞其門觀者嘆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
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歎々
焉自以為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

其所驚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
亦安以求為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
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撻取之故凡皇々汲々
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
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
不足安于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大學之中衣繒
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
貴為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
度量宏達至於如此々其尤不可以夸辭而急扣者

也軾不佞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難者
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
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而好之已惡而
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
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
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
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
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
名聞竊以為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

亦敢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為之先惟所裁擇幸甚幸
甚

應制舉上兩制書

蘇軾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
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
為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為差昔者子思
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
門則揖衣而送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
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為異

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
掛衣而送之也君子不以為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
君子不以為傲何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
子思孟軻不可以人己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
之分二者要亦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
斯二者而錯待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
軾胡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
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
主揖讓周施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

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
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
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于制舉之于朝廷之上不以
其踈踐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
為是兩漢之主所教之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
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几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
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踴之然而來仰不知明
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
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為貴賤之際非所以

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詩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為耶？王公大人實為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為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

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意則法為虛器，法勝人則人為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

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為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
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為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
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
甚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為太子太傅位於叔孫之
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
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歡不以法而相
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
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
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

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
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為能也
崔祐甫為相不至暮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旧或者
以為訊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願其
所用何如爾君子以為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
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
實昔者聖人之為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
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
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辨一識以盡其能至於子孫

世守其業而不迂變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
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
不相犯獵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
辦一識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
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
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
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
才各有小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
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后

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恥心以一藝自名
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
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
渡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
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
自許大高而措意太廣大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
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
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
之聖賢建立業與利捍患至于百工小民之事皆有

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欤伏
惟明公才畧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
煒々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
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慙時憂世之心或
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
軾再拜

上劉侍讀

蘇軾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
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

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
下之能者舉而知之不能辨能辨其小而不能辨其
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
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為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為之亂
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蕩矣氣
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
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予之權
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
世之所謂不幸者也皆務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

謂大幸者也夫。具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群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為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首跋足而群望之逡巡而不敢

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迂之者不容於上而况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為之表猶以為未也而加之師友之取付之全秦之地之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崑崙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殪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西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為速非有汗馬之勞

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為無功抗賢
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為無讓此其氣固有以
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
氣之過人者則誰能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于京師
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
之盛美而庶几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
故請聞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

典陳季常

蘇軾

軾戢事雖清簡而京輦之下豈有閑人不覓劫之過

目勞而無補顏髮蒼然見必笑也

又

蘇軾

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
草履相從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
兒女態也

與江唐佐

蘇軾

今日霽色猶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
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中無肉相與啖菜
飯耳不嫌可只今相過

與秦太虛

蘇軾

所居對岸武昌山水絕佳有蜀人王生者在邑中往
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
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往至店
下村酒亦自醇釀柑橘枳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
蜀中米斗二十麀鹿如土魚蟹不論錢旗亭監酒胡
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曹官數人皆家善庖
饌喜作會吾事不既濟矣乎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
咲也

答徐仲車

蘇軾

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蒙心送益然有得載之而南
矣

與楊元素

蘇軾

近聞小人輒瀆左右此何品類也迺敢如此信知
中無種不有想以道眼觀之何啻蚊蟲一笑可也

與趙德麟

蘇軾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
愧矣佛陀波利之虐一至此耶迺知退之排斥不為

無理也

與王荊公

蘇軾

秦太虛博綜史傳通曉佛書閑習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數也才難之嘆古今共之時輩定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于世

與劉冥翁

蘇軾

昔葛稚川以丹砂故求句嶠令先生倘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一游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

與王慶源

蘇軾

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為上策也軾名位過分日負幽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為江邊藉草之游樂如之何

與潘彥明

蘇軾

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第終當作主與諸君游如昔也願徧致此意

與知縣

蘇軾

晉卿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人世何者非夢

耶亦不足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有過人能如是耶

答士言

蘇軾

雪霽清境發于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陵舊遊未暇議優劣也

答李端叔

蘇軾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所識平

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典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翠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

與程全父

蘇軾

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囊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為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與楊濟父

蘇軾

尺牘大全卷四
四七
軾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平狼狽勞苦万狀然胸中亦自有條然處也

與蘇伯固

蘇軾

到虔州日往諸刹游覽始見中原氣象泰然不肉而肥美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耶

答王仲敏

蘇軾

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當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生不挈官死不扶柩此東坡家風也此外宴坐內照而已

與李公擇

蘇軾

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往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咲

答趙仲修

蘇軾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無乃浹旬蔬食耶一噓

與毛維瞻

蘇軾

歲云暮矣風雨凄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
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之愧想當一笑也

與耘老

蘇軾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
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箇沒興底張鎬
相公見時且為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

與孟亨之

蘇軾

今日齋素食麥飯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
吾享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茶兩片食已可典

道媪對歿也

與元老姪孫

蘇軾

老人典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
得不改其度

答參寥

蘇軾

淨慧琳老及諸僧懇為默禱於佛欲僕亟還中州甚
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為知道者但道心數起
數為世界所搖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万里之
行相調伏耳

答胡道師

蘇軾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開
先之勝殆忘其半幻景虛妄理故當耳獨山中道友
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負
笈相從秉燭夜闌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目
中矣

與魯直

蘇軾

眉人程遵誨者亦奇士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為親
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量也

與黃魯直

蘇軾

見君寄騷詞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也然少有
意欲魯直以已意微箴之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
是之餘溢為奇恠出于不得已也晁文奇麗似差早
然不可直云爾非謂其諱也恐傷其迈往之氣當為
朋友講磨之語迺宜不知以為然否

與程全父

蘇軾

蒙惠近詩一軸為賜甚重流轉海外如逃空谷既無
典晤語者又書藉舉无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

可法

尺牘大全
文數策嘗置左右目為二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溫麗
典陶柳直為三矣

典程秀才

蘇軾

兒子到此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
二書便是貧兒暴富也老拙亦欲為此而目昏心疲
不能自苦故樂此以告壯者

典林天和

蘇軾

數夕月色清絕恨不對酌想亦顧影獨飲而已

典秦少游

蘇軾

見解榜不見太虛名字甚惋嘆也此不足為太虛損
益但弔有司之不幸耳

又

蘇軾

昨夜偶與客飲酒數杯燈下作李端叔書又作太虛
書便睡今日取二書覆視端叔書猶粗整齊而太虛
書迺爾雜亂信昨夜之醉甚也本欲更寫又念欲使
太虛于千里之外一見我醉態而笑也

與子由

蘇軾

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此外萬端皆不足介懷

所謂自娛者非世俗之樂者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
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吾作樂事也無事
時寄一字以慰寂寥

與友人

蘇軾

昨諭作木山記跋尾以明允公之文章如天地之有
元氣萬物資之而春者也豈可復刻畫藻裁徃年歐
陽文忠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荆公見之目
佛頭上豈可着糞竊深嘆息以為名言

答曹荀龍

黃庭堅

在康莊塵埃中常苦人事奪光陰得岑寂處可讀書
作字佳耳讀書勿求多唯要貫穿使義理融暢則下
筆時不塞厄也阻面故云此

與李端叔

黃庭堅

老夫懶作文但傳得東坡及少游嶺外文時微吟清
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耳

又

黃庭堅

數日來驟煖瑞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窓靜室花氣撩
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但多病之餘懶作詩耳公比

來亦游戲翰墨間耶比得荊州一詩人極有筆力使
之陵厲中州恐不減晁張

與輔聖

黃庭堅

庭堅碌碌中秘書幸得窺金匱石室而歲來老懶無
復日新又衆口食貧思得一江湖差遣使老幼溫飽
耳

與東川提舉

黃庭堅

某名在不赦之籍長為人間棄物胥跡隱約蓬蒿之
下直偷生耳已無冠蓋可從人間禮數幅巾短褐僅

白一纏不可以叅謁使車道左

與李德叟

黃庭堅

蒼顏白髮已成老翁係戀兒女不欲向江湖直強顏
班列中耳局中文字煎迫舊書亦荒廢日憤憤了無
可樂者甚思阿髯誦詩蝟毛森張慰此寥落也

與元不伐

黃庭堅

所諭家徒四壁應舉蹉跎貧者士之常富貴在天安
可人力較耶知寸心不與萬物俱盡千萬開拓胸次
衡門之下古人不遠

與洪錫駒父

黃庭堅

別後惘然累日雖道塗悠遠鴻雁相依頗不索漠黃州人來得平安之音甚慰也即日想安勝尺璧之陰常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為棊酒公私皆辦矣

又

黃庭堅

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墨翰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與曹旬龍

黃庭堅

作賦要讀左氏前漢精密宏深其佳句善字皆當經心畧知其處可用則下筆時源源而來矣

答王觀復

黃庭堅

好學知言之士千中得一所以相遇不能不忻然相失不能不悵然耳公欲得舊紙扇今封上十柄餘須他日便風也十月十九日漏下三刻

與朱叔和

黃庭堅

留意于學書修身治經之餘誠勝他習然要須以古人為師筆法雖欲清勁必以質厚為本古人論書以

沉看痛快為善唐之書家稱徐季海書怒猊抉石渴
驥奔泉大意可知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其
太病直須落筆一一端正至于放筆自然成行草則
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裝綴便不成書

與周達夫

黃庭堅

欽仰清修舊矣茲蒙不鄙惠然見訪切觀風度沉深
清淨自信自得不加瑣琢所見過于所聞也雖未能
從容求益極知是吾道中人當令人物眇然豈易得
哉特以盛暑不能少作薄主人以接清論于今為恨

也叅候之期尚須逾月

又

黃庭堅

承旦夕遣人如端彥明美意也聖人云供養百千羅
漢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如端彥明朝夕與之游真
有益也方阻叅承臨紙懷仰

與鄭彥龍

黃庭堅

龍安想不甚涼田子樂家博古堂清風永日可速駕
來此三人虚心相待也

與呂晉甫

黃庭堅

適到家日共賓客肴具菲薄不足淹留君子干今悚
惕北方掃除竹岩下學堂日親鋤灌林影水聲可以
永日恨公不能來耳

答唐道彥

黃庭堅

放逐之迹人所賤鄙道出荊州就親舊少留湯沐迺
辱長者敦婦家瓜葛之義顧躬甚勤躋行祖送恩意
不倦中心藏之不可弭忘

與文判官

黃庭堅

黔江密邇施州聞其民稍喜為訟然牛刀之餘刃投

之雞肋何足治哉顧間居少得從游耳南老不臧否
人物古德之君子也時相與談民間稼穡事亦足樂
也

又

黃庭堅

送京公詩編已收兩雪中度瘦驢涉嶺良不易想到
縣少休息民事不至壅闕時得觀書把盞也且切戒
南老少飲為佳少女老翁苦樂不同不如擁衾獨卧
自保白頭安樂飽飯煎茶逍遙末日也

又

黃庭堅

還家想亦少得休息莫有懷不滿意者否今日燒沐
可來濯去故年絕悶塵垢因共一杯野菜糟姜飯也
欽想風流有日邂逅獲奉緒餘少慰鄉往不肖放蕩
林泉間已成寒灰稿木尚蒙長者過當愛護使立于
無悔之地敬佩嘉德無以為喻

答王補之

黃庭堅

答王子飛

黃庭堅

小兒輩過俗推獎蓋惟鈍似龐厚不解事似有福耳
亦謾令讀書或冀少識字可從仕耳

與晉甫

黃庭堅

惠酒香味極佳從來苦都城厨醞味如稀餈不謂步
兵奇醞迺出大旆之下細酌風味如對清談羨羨

與人

黃庭堅

僦居城南雖小屋而完潔舍后亦有二三畝閑地畦
蔬植果亦有斂后逍遙之地所謂園日涉以成趣門
雖設而常閉者也生事雖竟未能有根本然衣食隨
緣厚薄亦自寡過少累耳

答李德素

黃庭堅

太平清公盛德士道眼明徹非徃時相會所說杜撰
禪也人生無幾各已頭白惟此事不可不刻意况公
有敦信樸茂之質幸勿寶所藏敝帚打撲令淨也

答世因弟

黃庭堅

郭西水磴既成功想可端居為飽煖緣矣重得今年
十三喜讀書否吾輩人家但勿令書種斷絕其成功
則天也相望萬里忽憶徃年隔離聞急呼煎豆留飲
之聲如在天上何時復獲雙升堂上一笑耶

答清長老

黃庭堅

老人不作詩已十餘年如老婆不可復施粉澤矣
君性和厚不爭而義理之性終未發且令熟讀書勤
為講解浸潤之耳知命來峽中得一子曰牛兒頭骨
竒壯性氣磊落他日或是吾家千里駒也

答陳師仲

蘇轍

轍少好為詩與家子瞻所為多少相若也子瞻既已
得罪轍亦不復作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聞有作
者尤不足貴也故僕得其所為輒誅詆終日譬言如新
病瘡人口不復歌聞歌者尤齷齪手足舞蹈以自慰釋

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於自
口出也

答人約觀狀元

蘇轍

聖天子策天下英豪而賜之官為首選者既拜命擁
出麗正門黃旗塞道青衫被體馬蹄躑躅望壩頭而
去觀者雲合呀亦榮矣然子觀人者乎欲為人所觀
乎若欲為人所觀則移其所以觀人者觀書

上兩制書

蘇轍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紛同異之辨后世工巧組

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常喟然太息以為聖人之道譬
如山海藪澤之與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
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為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
輸共工且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為楹
小者有以為桶圓者以為輪樾者以為軸長者擾雲
霓短者殺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蓁莽芟夷蹶取
皆自以為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魚師結網聚餌
左強弓右毒矢陸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蛟鱓熊羆
虎豹之皮毛鼃龜犀兕之骨革上及飛鳥下及走獸

昆蟲之類紛々籍々折翅捩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
肉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
求珠之工隋侯夜光間以類玩磊落的礫充滿其家
求金之工揮赫晃晃蕩鏗鏘交戛遍為天下冠冕佩
帶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為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
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沒之遊者
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
沒之周旋奔走遂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
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

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
之下而至於邾巽孔忠公西與公西箴此四子者門
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
之未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后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
之不祥乃竊以為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
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后之人
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
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
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波荆榛棘茨蹊隧滅絕欲

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蒺藜蹈崖谷騎驅
繚繞而不能止何者彼亦自以為已得之也轍嘗怪
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
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
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々至此而不
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
情勇敢畏懼之性而遇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
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
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贛至

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
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
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嘆有以深感天
下而論其魯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
世之至此極歎其意以為后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
以自盡其才是以諉為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歆其
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為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
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
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

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智賢者推明其大而
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
盡其力以求其至密至微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於
其說而無勅者矣至於后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
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析之以
一人之私意而博說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
急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
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辨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
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

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
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
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
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惟求其書之知求之而莫
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
傳何者惧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
觀百家之書縱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
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遍觀乎百家而不亂也
而世有言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襍說不幸而見

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楊雄尚然曰
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為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
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
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
不能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
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闈之中兀然頽然
而曰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
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為也而孔子曰
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

辱身言中倫行中慮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
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
子之所不為而不矣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
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愿之敗倍而知於陵仲子之
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子之自樂
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為盜而知王者
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為
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
今輒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

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
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拚之者蓋其學
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來直言之士
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恥其鄙
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於明詔之未服惟執事方
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
耀孰不欲一見以效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
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渡以為獻
姑述其所以為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
形文不可以學而能養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弘博充乎天地之
間稱其氣之剛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
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
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冲乎其中而
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
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党之

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
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
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舍去求天下奇囿壯
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
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
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
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听其議論
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
后知天下之文章乎也大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

所恃而無憂四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
出則方叔召叔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
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
高於水見黃河之太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
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親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
然后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輒年少未能
習通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
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間將歸益
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

矣

上劉長安書

蘇轍

轍聞之物之所受于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趨然有所不合於世倍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栢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為之不殖非吾則尔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大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矣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

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不可以共知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知則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為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返是以為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矣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公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辨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惧天下之以吾辨而以辯乖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訥養巧以訥養辨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

以使天下之不吾惧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士
 輒已畧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懼於此
 有所蔽則于彼有所見其勢然矣豈聞執事之風明
 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進于前者莫
 不振慄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
 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輒願執事有以少下
 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輒亦得進見左右以
 聽議論之末幸甚
 海岱咫尺不能到焚香而已日短不能晝眠又少入

落白雲間一疇春綠自飯吾犢浮世榮辱事付之山
 外褒惜所蒙君言過矣

與繆知府

文天祥

天祥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為
 公私撓獨蒔松百畝日騎牛扣角其間天惠仁侯自
 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猿呼虎嘯各適其適則其受
 賜多矣

與趙監丞

文天祥

天祥漁隈半席自分小休誤謔自天俾尋庾謝舊盟

意此是枚拭岑蒼之陋耳三辟弗可廼以陽月之望
束書出天台涉重湖越大江以是月丙寅抵賤事凋
城敗屋枵然一大齮耳搔首踟躕望洋氣縮

元

與趙子昂

鮮于樞

張長史懷素高閑皆名善艸書長史顛逸時出法度
之外懷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閑用筆粗十得六七耳
至山谷廼大壞不可復理

與鮮于伯幾

趙孟頫

常州張治中有虞求興枕肘帖筆意清峭紹興內府
故物是為希代之寶伯幾不可不知也

又

趙孟頫

都下近見有晉人謝稚三牛圖妙入神非牛非麟古
不可言

與師可

趙孟頫

某之愚陋先生所知也得受共成一廛與老妻稚子
竭力耕鋤閒暇日同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志願足

矣夫尊榮貴顯固人之所甚欲然鶴之乘軒隼之乘
痛豈惟取謗怒於天下彼挾矢者交會園至殆其生
之不能保將愛之實害之先生慮不及此耶

與朱萬初

趙孟頫

某日來甚能剝心省事不獨省外事也幾於寂然無
念矣詩文之類皆不復經心亦自不能措辭矣辱示
清風堂石刻幸得榮觀仍傳之好事者以為美談然
竟無一字少答來貺公見知之深必識鄙意也

回惠牡丹

虞集

往歲客西湖嘗行柳堤中見雪花漫天銀毳滾地為
之狂吟者屢日今歸故里念此欲飛君家翠陰成巷
欲覓數幹插之池邊少過春風游蕩之情毋吝

與昭文相

倪瓚

集之西遊獲衣被光華以遂登臨之樂又以其間得
申其情事於百歲荒殘之丘壠大槩昭文之賜也還
京之日即圖謁謝而檐帷容容已在鈞陳豹尾間矣

與張伯雨

承舍福真便向江東西名山縱遊此最上奇事惟在

勇為仙真神人即未便居天上要亦不肯來塵中汨
汨山水勝處多所恒遊願伯雨早有玄遇某俗緣未
了此事但輸一籌耳

與虞集

吳珍

貞居一賦筆力高絕直可追聲千載是王子年段成
式向上人物

與張伯雨

吳珍

憶三峯雪霽斗柄插卯倉皇分袂于洞泉石磴間爾
後萍寄錢塘春又仲美仰惟宴坐南岩尚友千古采

雲卧東山無復花事不知一春竒特獨在君家分到
山居更有佳趣不免陪酒又陪歌耳

與昭文相

張伯雨

某入林深密與世濶疎當路名郡大夫之書固非某
所得數致也一犁雨外徒與芸夫堯子樵歌牧詠以
陰賜於不言之表敢圖記存訪問寂寞感何可言晦
菴遺書布滿天下紫陽精舍雲漢昭回顧獨無有是
不謂缺典歟無任仰望

謝惠荔枝石巨

許衡

某茲承賜以荔枝石巨之珍芳紅綃玉膚光映水盤
江風海雨寒入牙頰野人藜藿之腹坐覺三洗而九

招友人翫月

許衡

昨宵朗吟秋魄樵樓四催鼓猶命酒也稽叔

夜可携琴
主否

借風月軒

許衡

公廡軒廡貴者地也豈隱者可假以居然巢許雖以
泉石自娛而陶謝不以風月自私也一枕涼颺栩栩
夢蝶其必賜以假寐之地

覓柳栽

倪瓚

芝服木種竹栽桃山靈相其出入洞籙進其班資去
冬薄聞羽車暫出京口意或可陪眉叟真人一還武
林迺竟高蹈入林徒令悵惆茲鶴使良便冒致空函
倘有風郵以俟嘉信

謝送油酒

馮子振

某生平無貂可解有螢在囊君之賜大矣然迢迢清
夜欲醉竹葉則恐負蘭膏容思所以處之

與鮮于樞

馮子振

韓子謂馬在廐惟怡樂去而不顧然後知為駑馬也

林政貴高龍入林封令卦卦象歸卦身與昌姓空函
 憲開師車漕出京口意造下部晉史其人一數先
 六
 齊殊泚山靈卧其出入即證其理實去

天續本全目錄五卷

國朝

復養齋徐師相呂本

申時行東朱年丈

申時行上潯陽董老師楊溥荅萬履菴

與楊魏村黃甲

簡李巽川憲部黃甲

黃甲荅孫京兆

黃甲與東冶

黃甲與王奉常

黃甲與劍西湖

楊溥與李侍郎

金有利與簡夫

天續本全目錄五卷

乙

金有利與趙陸津

金有利與孫少芝

金有利與程秀才

金有利與朱一凡

金有利與竇九芝

答倫彥式

王守仁

茅坤賀相國中先生

上相國穎陽許先生

茅坤與君典沈太史

與張嵒味

茅坤與王西石

與杜靜臺

茅坤東蘇侍御

酬蔣曉山

王兆雲與楊渡所

王兆雲與孫栢潭

與顧涇陽

王兆雲與錢少儀

王兆雲與顧涇陽

王兆雲與鄒文谷

東艾熙亭

王兆雲送功伯應試

王兆雲與凌磊泉

王兆雲與袁了凡

與凌存彛

王兆雲與許君信

與劉司農

王兆雲與顧涇陽

邀蔡方遊仙洞

王兆雲賀王君得孫

東楊渡所

王兆雲請劉功伯

與習太史

王兆雲答許君信

與汪南明

王北雲與王行甫

與陵嘉泉

陸瞻南與吳明卿

與趙吳麓

與張思雲

與劉順吾

陸瞻南與允夫

與歸如秀

與余虛心

贈周心泉

贈陳溟

與何士美

與林鳳舉

饒博邑侯

與劉敬初

與余虛心

與鄭春華

謝吳所育讎

與馮元叙

陸瞻南與杜文明

陸瞻南與黃心芝

劉景心與陸振羽

劉景心與樊邑侯

劉景心渡鄭伯軒

劉景心與石秀峯

謔馮甫良

贈祝春寰

與謝珍卿

邀周隆之

餽吳雋甫鸚鵡

又與黃心芝

與鄭恩師

東蘇少府

渡楊吾

邀黃心芝對奕

與程對筠 王泰

王泰初與馮宇

與方一庸

王泰初與李少梅

與伍備元

與楚剋

與劉函虛

饒友人新

與蕭殷墟

與劉肩吾

與吳伯彥

與黃嵐麓

隆景心與樊昌

古謝南與黃心

隆景心與劉孫

與謝南

謝謝南與孫

尺朝名公尺牘大全

太倉王錫爵選錄

豫章李國憲序次

金陵周近泉督刊

國朝

復養齋嚴師相

呂本

某早歲獲淺藝苑之末以文為職雖應酬不廢而疎庸念無可傳數十年間多弃去不意小兒元收殘落以塞鄭子之請某未及知已入梓矣欲以珠玉冠瓦

磔之音安清尊嚴方抱惶悚之甚迺辱我翁至愛不
鄙俚醜欣然揮洒無慮數百言極其獎借特勞使命
煥乎自天而下某捧讀再四且愧且感不知何以為
報也又蒙加以華幣情禮兩重無能云踰惟一街
戢而已謹遣小力附送者代叩門下稱謝外具菲薄
之儀聊表微忱伏冀台亮幸甚

東朱年丈

申時行

驥足鳳毛困於軫笮亡論誼蒸者拊心即海內紳笏
重為不直謂麗日中天何穠桃有抱背陽之嘆遠論

洞屬渡翼展足當不令門下負此丹青也登堂宴爰
卽須之事幸無咄々作向隅耳追念不能去心碩門
則缺幸門下以此原我不則何自解于怒郝耶辱先
之箋况高情迺爾何得使人忘使還馳此

上潯陽董老師

申時行

仰惟鶴筭日升鴻禧天錫七十杖於國更立三基八
十歲為秋行躋萬壽神明有相吾黨咸欣竊聞昌熙
有道之朝迺生純德不二之老出為世用若祥麟
瑞鳳之儀於朝廷退而里居如太呂黃鍾之藏于清

廟縉紳仰其風采鄉邦率其典刑人稱達尊 帝社
元吉昔所聞者今乃見之伏惟老師道德積躬文章
名世忠納 人主之知而不盡行其志身任天下之
重而不見容於時歛其精華臻於壽考碧瞳玄髮望
而疑其山澤之癯熊經鳥申默而契乎神仙之術登
山躡屐不假扶筇對客命觴常聞繼炬援筆萬言而
不經思揮塵累日而無倦意翩然若少壯之年睟乎
有嬰兒之色知精神獨得於內而體力無變於初其
為壽徵可以理決此 朝野所共稱慕而在門墻尤

切惟忤者也茲屬澄秋恭逢華旦星暉南極瞻紫氣
之常浮雲卧東山知蒼生之共祝祇緣忝切未遂摠
趨曳組垂紳敢望受息之所自稱觴進履其如上壽
之無漫聊具蕪緘敬修芹悃尚祈台鑒不任瞻馳謹
啟

答萬履菴

楊溥

區々文字救帚自珍不知其醜頃待應德於武夷山
中始知寡陋空疎雖文字之學猶臨深為高身心性
情之間又不可言矣執事謬加獎寵猶以文字故所

尺牘大全 國朝玉卷 三
以悚然退失而不敢承也

與魏村

黃甲

金山屏迹願宜落羽疎材仙藻頻交足卜泣簪峻誼
豈云遠茲耆德蓋欲避此囂塵今日放舟有日握手
有期不有細論曷展積愆林間之榻幸有托於陳君
花外之車當復徵於揚子跡嫌折簡愛恃綈袍唯不
槩以同人是所望於舊雨否則祇循故實靡亮素心
是君啟虛車而僕言投水矣方心未改幸勿詫其小
丈夫尺牘漫投敢以聞於執事

簡李翼川憲部

黃甲

決旬不雨頗增渴思姑擬詰旦小挈蔬盤遠攀鷲嶺
雖乏玄冰想同慈月念不才久踈人境幸大雅肯重
幽期儻叨臨况僕且奉鼎飯之娛沐採葵之厚矣

荅孫京兆

黃甲

午睡方醒使者奉函適至剖之頌不覺雲霞錯照錦
繡交垂使僕嚙之不獲握之有餘髣髴夢藥宮神遊
瓊島當是時僕猿鶴生情松筠變色矣使者返杼釵
未周緣僕山居無寶驟奉夜光故當會心靡睨矣此

尺牘大全 國朝五卷

與東冶

黃甲

方憐懷玉忽睹擲金髻鬢美人來矣令人沈憂頓忘
即而句中誦句凍梅開矣奚翅情至且冷然與造化
並工矣

與王奉常

黃甲

今夏孟四月薄盥鶴觴敢煩鳳轄愧蓬翟雖無海內
文章竹簪瑤尚有山中流石僥叨看竹之歡竊附班
荆之重

與劍西湖司成

黃甲

忽叨稠貺并拜瓊編豈謂蒼頭詎勞青盼光踰郢雪
誼陶雲愧絕雙金感盈三徑

與李侍郎

楊博

塞下岑寂一日兩奉台翰發函展讀情益溢然何啻
空谷之足音哉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博本蕪葭東省
倚土自謂知己無雙可保生死十年之間跡雖隔遠
此心耿耿真猶在華陽樂水之前也海宇多故南警
尚在杞裡廓清之望責在吾兄惟兄念之使還附謝

尺牘大全 國朝五卷

五

萬一

與楊簡夫

金有利

明公鼓吹五經士林寡二城寰區中泰山蒼穹上北
斗也僕仰高風寸心常赤第未獲北面耳家譜勤完
請校臺下倘明公不嫌猥瑣頻分温媪之疑細攸魯
魚之談金根沿舊已亥聿新則大有功于儂家
雖乏瓊報然亦當缺之此心識恩不朽也瀆

與趙陸津

金有利

多事蝟集日跋牛馬走中故不克裁一緘為訊罪

之罪者也瑚山之議不幾于少室山人乎然此山安
可此連城止可當青洲豐年時米價耳幸足下耳確
之毋謂鄙人輩錢癖也

與孫少芝

金有利

僕瑣尾萬狀緼袍無裏頗如蘇季子黑貂裘利心不
舉則伯龍安為兔咲哉竊計食靡嚼蔬猶勝于五斗
長安者以膝與人也圭峯雄勝不亞閭風僕雖乏濟
勝具而濟勝情則優也屈足下携驚人詩去嘯咏山
顛而搔首向青天儻亦有東山之趣乎謝公之履不

尺牘大全 國朝五卷
可不一折矣祇敬

與程秀陵

金有利

淑氣温々花鳥弄烟景矣足下登錦雲峯過白峯寺
收兩間春色而投句滿錦囊賞心固大愉快哉第嘔
出心肝肯揭以示不佞弟否賀家岳壽章昨求名筆
業已許之矣今又以辭拒季將軍金諾之口亦有雌
黃乎不然是將為少室山人耶竊計知己如不佞未
可斬若腕耳一儼

與朱一允

金有利

夫八閩中英々望也僕負刺鯨倚以為北道主人形
雖異胞誼則刎頸再造之恩剗于心骨者不朽矣盧
觥之役夫不知僕鄙朴推以越鷄伏鵠卯厚儀昂來
遠增頰汗耳謹反璧丈夫以意氣相許柰何效平原
諸兒賄交乎廿日令嗣冠尊命且三加也僕乏賀儀
亦不能贊佳篇惟願來科作新即君服章甫雍容廟
廊為傑然冠冕士也不然亦須頂身冠而鍊然動直
乎剗說數句聊以當箋之者云

與竇九芝

金有利

可不一折矣祇敬

與程秀陵

金有利

淑氣溫々花鳥弄烟景矣足下登錦雲峯過白峯寺
收兩間春色而投句滿錦囊賞心固大媮快哉第嘔
出心肝肯揭以示不佞弟否賀家岳壽章昨求名筆
業已許之矣今又以辭拒季將軍金諾之口亦有雌
黃乎不然是將為少室山人耶竊計知己如不佞未
可斡若腕耳一愧

與朱一允

金有利

夫八閩中英々望也僕負剗鯨倚以為北道主人形
雖異胞誼則刎頸再造之恩剗于心骨者不朽矣盧
觥之役夫不知僕鄙朴推以越鷄伏鵠卯厚儀焉來
適增頽汗耳謹反璧丈夫以意氣相許柰何效平原
諸兒賄交乎廿日令嗣冠尊命且三加也僕乏賀儀
亦不能贊佳篇惟願來科作新郎君服章甫雍容廟
廊為傑然冠冕士也不然亦須頂豸冠而鍊然動直
乎剗說數句聊以當箋之者云

與竇九芝

金有利

尺牘大全 國朝 五卷
尊翁年躋耄壽碧雲天上庚星炯然固知馬伏波乃
髮鑠翁哉然靈椿一枝老丹桂五枝芳乃君家故事
稱觴者且歆此為實氏慶乎僕載星就道不克登堂
舉賀幸諒勩祇言

答倫彥

王守仁

諭及學靜根感物即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
時用功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
三言者病上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惧其
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

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
間于動靜其靜也嘗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
常定而嘗有也故嘗寂嘗應嘗寂嘗動皆有事焉是
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靜靜亦定者
也心一焉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
也動其用也而惧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
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
將迎起伏相尋于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送欲之謂
也是謂集又者也送欲焉惟心齊坐忘亦動也告子

尺牘大全 國朝五卷
之強制正助之請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于此而未之能焉聊為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為何如便間示知之

賀相國瑤泉申先生

茅坤

翁入相來國家中外所荷翁之調鼎之功固已震中外者然猶譬之漢張安世唐張九齡宋范仲淹猶屬車騎及叅知以下也頃者江陵去而蒲州入蒲州去而翁今獨以身擁戴日月之際匝月間幸來自別何者翁之德量之濶華夏誠劉青田公所謂如權衡之

於萬物而已之私不以與焉者故無私愛亦無私憎不令人喜亦不令人疾僕於山谷間猶稍之耳濡心醉者如此則上而朝廷宮掖下如百官萬民內之九州外之四裔而遠之百世之下異日吏官所舉筆而書可槩見矣

上相國穎陽許老先生

茅坤

公以文章道德擁戴

聖天子日月之際無異宋司馬君實歐陽永叔之望願僕日衰矣其罷官既久譬之伏蟄之虫殆頽然自

放山澤薜蘿之深無意人世已

與何吉陽書

茅坤

古人有云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公抑請我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蓋憐僕之區區不敢脂韋洪濑以自負當世者而今安在哉日月如流事業無聞此僕所以臨溪而釣開戶而吟不敢不頽然一壑以為終焉之計而間抽傳記按往牒讀古人竒崛魁壘處且未嘗不為之對鏡而慚嗜解肉而歎歔嗚咽也公得無憐之乎

與君典沈太

茅坤

僕聞未同而言古人所戒况衰朽之年譬之秋林之萎蕩矣豈敢強顏冒說輕為尺牘於賢豪長者之側所恃者先公令獲鹿時僕以吏部左遷洛州過焉厚先公食我於羈旅康我於即次賜之以綰帶之交者舊矣已而先公入御史臺按節閩楚之間而僕亦隨還舊京南之粵北之魏官遊之轍杳然不相及而其所相襟期願以古之道共為砥礪者固耿々不審公過庭時抑嘗聞其氏名及其州里否乎頃者

天子擢公賢良之對以文章領袖海內歷金門上玉
堂僕私為吾道善然猶未之悉也客過山中者又稍
稍口公慷慨倜儻不獨區區文章之雋已也問籍累
翔以來首大廷者枚指而畫之大較公之器識淡泊
似張公子韶凝峻似王公龜齡而以古之道抗顏執
攸則又與本朝羅彛正埒他所急故知輕千金聞
鼓輦之聲烽燧之色而介馬疾馳則又似古之布衣
節決殆世之異人也嘗聞太史公傳晏嬰于異代猶
願為之執鞭而况僕附公同時而奮且州里之近齒

相錯間又獲泛遊先大夫之後而敢或自外乎易曰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黃鵠搏九臯而遺之以音則鶴
鷗鷓鷯之在樊也猶為延頸奮翼而側耳以和且鳴
幽蘭杜若之有湘江而挹之以輕颺而微風也雖蓬
藿蕪蘼亦不覺相為映靄而紛郁者固情也公憐之
否

與岵岵張開府

茅坤

言別已久夢思毋忘且以公之才與望按鄮東南者
者幾十年於茲矣而數坐事他徒倏頭倏起俄而河

朔俄而上谷天豈異公萬里騷裏林願欲使之越國
過都遍封疆歷險塞邪然而

天子盛明虜囚內款即如幕府遠近之郊胡馬且不
敢南向而牧矣公秉鉞過之得無如羊開府所請輕
裘緩帶其間者乎抑有橫梁賦詩如樂府所載出
塞入塞諸曲於以思猛士而拂鐵衣者乎故人不可
見而故人之襟期英爽大略泛白鴈三秋時之流日
也

與王西石

茅坤

僕吳越間罪廢人也獨痛少讀傳記覽睹古豪賢所
以勛業名當世處輒為之食忘餐寢不解帶也已
西庚戌之後國家所數困虜騎之薄聖天子所一時
大蒐中外疆場非常之材而公且首應明詔當是時
十數公者僕所識不識大都國之萬里騷裏才而國
家所賴以捍烽燧翊社稷者公之勛業爛然聲施當
世矣學士大夫所共倚之以為長城而巖壑艸野間
好奇仗劍之客所欲從公幕府間一吐其塊壘慷慨
之氣而恨無路者頃者友人陸司馬公自舊京還請

公與之擘書當世甚且一日而三及僕焉嗟乎嗟乎
僕何人斯而公於雲霄之上迺為之俯搶榆而盼鴈
鷄若此也豈公以吐哺握髮餘不遺九與抑亦伯樂
入冀北特憐飛兔之困於槽枥悲鳴不已而為之翦
駿飾勒與不然公之好士之過而門下斯役賓客之
列誤以博徒賣漿者聞與嗟乎嗟乎僕何敢當哉雖
然千將之困於豐城也土之蝕而沙之涸者久矣幸
而逢雷令所同張華不世之奇於今猶赫々若昨日
焉公倘憐之獄擊而夜以引睇斗牛之墟否乎語曰

士為知己死僕願附田光而嚮風刎頸於長者之側
不知公以為何如也與

與杜靜臺

茅坤

使者持誌卑歸報門下矣而再辱使以手書至中所
云其所為兄刻意摩畫者故於前杜之直而大踞處
俱已鏤抹如庙見二字與稱長子位中子偉處皆所
謂畫工最苦者兄抑察而憐之否乎來諭言刪去杜
姓二字據愚見此正古人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萬々不當諱者兄獨不覲詩人所以歌商周之始者

乎甚至鳥卯巨跡等處並以詠之廟庭勒之鼎彝蓋
 有以也太史公傳衛青至衛青無本姓冒衛媼為衛
 古人於此等處並不敢含糊毫厘近日唐荆川司諫
 誌施子羽墓於漫姓一節猶沒而諫義正如此况賢
 者也一切文章行誼力以古人之至相馳驅他日百
 季之後所以名當世而垂後世正當與古人相印何
 必嚙々效世眼所事邪然恐以違况為罪已於別稿
 所上竄去之矣苟按古人之法於不肖所見請々直
 書杜姓二字亦不失為仁人之所以不沒其親也使
 者歸適泛舟中呵凍捉筆州々奉復惟鑒其不盡則
 不勝慶幸之至

東蘇侍御

茅坤

昔蘇墅逋仙芳垂放鶴迄茲耿耿也我大華標絕俗
 洒渡越群奚止翱翔千仞聲徹九臯也昨幸挹清儀
 傾蓋之惟情逾白首令人消吝鄙重企懸久之嗣是
 振翮莫遂攀依甫爾悵々遠辱佳音傳棕矮葑竊慚
 短翅肩附高飛翹戢無似無似遐天逸響莫于云和
 百舌俚鳴真垂神而俯答之荷甚愛甚

與蘇紫溪督學

茅坤

今之學者大弊採子史不循經典掇菁華不究根荄
騰口說不敢踐履競圓融不厲廉介公秉文衡亟宜
揀正斯文幸甚

酬蔣曉山畫士

茅坤

舊吏朱遂過得君所為鹿門圖因以屏之艸堂到今
萊烟雲泉壑猶朝夕襟帶間也近復得君所臨東坡
像開納對之角巾野服竦肩朗姿若揖讓於西湖赤
壁之上與之載酒賦詩者然東坡在當時忠信倜儻

卒不為世所容宦跡所向如浮梗萎蕩之適江湖其
因抑催擯亦甚矣而其文章大節猶至今赫入耳目
五七百年來人猶像其衣冠眉宇而藏之名山若此
者其果在此乎在彼乎聞君善畫於山川花鳥竹石
無不得其解不貌山川花鳥竹石以貽僕而獨貌東
坡者豈以僕臭味夢寐間或近其千百之什一者乎

與楊渡所翰林

王兆雲

弟頃入越觀潮還棹白下適佳刻已就懸書國門頓
令長安紙貴哉尚缺首叙賈人謂知明公者宜莫如

弟漫爾投簡行李動勦無能發明公環材淵學什一
真以菲莖而弁綺服也明公故知我祈加繩削如以
館閣目々之不足當一喙耳應龍泥蟠屯膏曷究一
旦天飛澤枯夢而徧九垓矣士人可少一科名哉弟
不敢汲々是亦安敢諉棄明公儻亦有布衣之念乎
願時揭新知示我

與孫栢潭太史

王兆雲

世之大人先生即號稱折節下士者假以接遇饗以
棗食已爾若洞示底裏挈授真詮者豈易泐哉鄙生

何人而迺得之於明公明公蓋骨肉我矣後此得奉
緹以立不朽之林則皆明公賜也所許佳什或歌行
或律惟意所適幸蚤擲業已製綺囊候之矣

與顧涇陽昆仲

王兆雲

不佞初意即冬與計吏偕當共足下大醉燕市也柰
為當事者齟齬私念會合未涯迺還足下於秣陵誠
良違也倘足下不與王生為竟日之歡併數十奇語
即瞽然別去當令鳳臺牛首亦爾失色即午淪茗相
期漫長干而輟々向三山道上者非兩頰君車聲乎

不佞傾耳以待

與錢少儀曹

王兆雲

采綺竒編一朝駢錫厚施如此眎肉骨有加矣不佞何能為報老師卓冠人倫苞房玄素提繫命穎玉藻瓊粵兩司馬以下可置勿論何有於典午之編無亦欲擊綜以備一代乎如命鈞其玄稍就緒矣完日躬賚請正計躡躡南向當在春暮時也江光逼眸芳草搖綠可了木末亭宿約矣幸誠袖子選石以待

與顧涇陽

王兆雲

博士業推先生為神品又為逸品寓內人亡敢當明公者不佞忻御明公不啻昔人之于平仲也昨游僊里造謁市寓未晤傍人適發曾題咫尺牘入明公覽不佞駢淺無可比數屢困於楚祭酉困於燕丙子又困於吳何物弱管鉏鋸如此哉頌念此中自有貞詮不則如明公者何一出即衰然南國又將獨對明光耶近得明公四書百二艸每一披對不覺神王茲更有干掌故者書經制義無間新舊願祛篋畫示之夫以隴蕪假芳澤於孟娜孟娜之媿固自在也

當無軒於芳澤惟明公財焉俾慰鄉徒萬一倘曰而未同緩頰則主臣不佞皇恐使矣

東文谷鄧繕部

王兆雲

翁古文章詩歌蓋龍門太史李供奉杜工部儔也練毫揮洒鳳翥虬驤又令大令退三舍執家林之兼材如翁誠今古希觀矣不佞雖傾注殷懃自念末緣一奉烏履詎意長者雅什慨然先之不佞何能當即今襲以頌綃藏之行司精彩時泛笥中起直于東壁客每賦曰王生何繇得瑾瑜異貝也不然者胡靈耀乃

爾誤之為翁華誤又不啻瑾瑜異貝視之不佞緣是增色私擬試罷鼓橈泛九龍而問祭戰稽首一拜乃瞻辰述造竟為宗伯公所齟齬時惟作一高陽酒人抱筑長于道上無頽面以覲長者柰何不齟齬增也謹飭竿牘一暴謝悰倘長者不棄蕭株屑施膏露不佞尚當操觚北面于下執事

東文熙亭

王兆雲

往見先生論議豪爽遇事激烈已心竒之知其非齷齪者流矣然猶慮先生之輕發也今乃發之於正綱

常頽不備欵且被譴來無咎微見於頽面不怨不沮
此尤人所難能也惟願堅之即所以安高堂而善患
難矣昔人欲生入玉門關此念願先生并忘之乃為
化境先生有道者知不以此為言迂書賈來聊此代
面

送功伯應試北上

王兆雲

足下茲行自當踵南翁之芳躅矣小詩奉贈江艸萋
以綠揮鞭送祖生卯金原世系子歲舊科名春逼鶯
將轉秋高鶚自橫那須惜離別祇恐費將迎足下見

之得無發一嘯曰王生豪俠猶昔

與凌磊泉

王兆雲

第猶憶去夏此日蔡君捧尺書至也蓋以秋月極
圓時為晤期耳此戒嬾子曰釀楚醴以待屢釀而屢
捲白波龍江燕波之間竟杳彩繡今人於邑無已至
歲暮携家西歸今且倦游散髮環堵之室惟有魂夢
荒々汶々落戩舍間耳往蔡君之還也弟亦有遠役
歸而渠已先之矣此君誠秬秠中錚々者惜未罄生
平耳晤間乞為謝之况翱翔詩書之圃朝先秦而暮

兩漢且時發胸中之奇抉微吐瑰令往詰生色後學
故矇此其為烈可與刪詩定禮者埒矣第進之既未
能晚穎又不能早退持三管以竊比於大方燭武嘆
其彌衰第蓋莫自卜其所究也大雅肯以餘光振之
否弟自聞兄高論欲編次三極志統冀旦暮見之所
畜類書如合璧之類一任友輩持去是書今已完不
不則如宋叟之稜心殊庭食調胡而預棄晚粟竟成
一糲腹以橐也抵掌抵掌聞郎君所為制義有昆陵
海虞之風况所結禱者行人駿王之石渠天祿上

與袁了凡

王兆雲

向奉良覲聆玄言勝如元晨山下遇安期生令人增
快也迺者高振天衢寓內人士無問識不識咸躍
以喜譬之鳳皇儀庭羽族欣覩亦其挽相感然也自
昔魁人碩士方跼伏衡茅人皆想望其出逮一出又
多卑々無所暨逮何以故豈其跼伏時養猶未粹乎
明公夙昔自負閎遠矣他日大拜廣廈細旃之上
一旋轉而海內嚮風世道改觀固易々也此具駿猷洪
代行且光前詰而流聲不朽已生所典游有揚內翰

渡所者其人稟受最高而學力入微蓋亦同志中罕
及者明公亟友之勿失也明公還朝何期如官踪在
金馬門則冬春之間猶然樞趨下執事先此遣候尚
書當有制義及諸著作俱乞惠觀以終前諾謹東向
拜稽盥手以俟

與凌存彛

王兆雲

君侯之治羅也不啻承蜩而撥之矣今之羅吏懼民
懷風清蠹剔非復疇昔之羅伊誰之賜哉直指露章
歸然高列擁繡鳴騶直旦暮事耳生忝廁通家其為

慶幸自倍恒情欲摛一辭為賀而無從覓疏語謹飭
竿牘侑以戎儀台慈儻賜鑒之原庶幾不拒

與許君信

王兆雲

君從浮玉山下來帶得天花朵々相挾挿入時秋中
令觀者目眩僕不能歌陽春白雪慚為郢人也柰何

與劉司農

王兆雲

閔才如明公而蒞大司農也出其經濟緒餘可佐少
府之急矣豈無暇晷如疇昔繙閱奇編乎又聞例當
駐淮上不知然否果爾撫楚王之遺趾訪漂母之高

踪亦自成壯游哉第一所得暇日與明公卷白波於
於淮陰署底也願銓即抗疏外出與其弟信為二難
東南菰蘆中有此竣節直氣大為山川生色矣溽暑
苦人搨管汗淫不能縷々

與碩涇陽

王兆雲

自高蹤一經敕郡蕞爾山川至今借色誰謂止蘇長
公能重赤壁也倏爾聚首倏爾星散濶悰未吐一二
翻添離緒日捧媿軒記讀一過如對有道頓令塵襟
灑然耳

與王行甫

王兆雲

弟自前歲躡躡而南末繇一逢信使聞問缺然惟是
中夜遙瞻少微燁々楚隅知足下徒馳箸亡恙也弟
昨歲暮方抵舍今又做裝而往不能息研文園信非
馬卿耳

邀蔡方岳遊仙洞

王兆雲

氣燠風和尚堪遊眺來日掃麻姑之白雲迓薇垣之
赤舄尊傾石液飄捧胡麻非人間鷄豚之會故不具
俗套預申之啟也佇聆和寫之音無負鳴羊之兆

賀梁軍得孫

王兆雲

伏以鸞掖承恩推轂重六師之寄鯉庭毓秀懸弧
衍百世之祥遙瞻榮戟騰惟謹介筐篚致賀恭惟臺
下百代殊英三朝碩輔西府握本兵之重智勇兼
資北門推節制之尊誠才兩合鴻勛上徹於玄窮駿
祉遂隆於宗祧祥光萃霽德門喜叶熊羆瑞氣鬱蔥
冢器肇呈麟鳳桂枝蔭蘭葉以敷榮祖德裕孫謀而
衍慶矧捷當廟勝又喜並家禎誠為千載偉觀不獨
一時盛事某僕遯散材簿書俗吏齊東下走既辱瞻

昧之餘光冀北屬街又藉憐悵之大貺實深僂臆聊
敢賀私伏願垂門墻之舊愛得免弁魔鑿犬馬之微衷
頌加茹納某不勝企憲欣藉之至

東渡所楊翰林

王兆雲

已卯夏伏謁金臺明公故人之誼良勤昔人綈袍憲
者方斯茂以加矣別來踪跡支離問聞希曠惟有
此心旌旰夕搖曳於知己耳明公當月上羅浮梅橫
嶺表恍然有閣然西顧之思哉明公粹宇冲襟實由
天植業已具夔龍體段矣茲且肆力於聖學此出當

尺牘大全 國朝五卷
有名世事輝映千古若振軼代之藻言以建猗林旗
鼓此明公緒餘耳弟何問弟來秋應試南都未卜入
冬能遊燕市以覲龍光不也懷人在念悵矣神飛

請劉功伯

王兆雲

伏以婚禮克成合松上施雍之雅賓筵宜展申酒中
伐柯之歌敬陳薄宴穆卜良辰來月初八日至十日
牛馬走擁篲恭迎雲霄客乘槎左顧雖媿八珍之饌
聊諧二姓之歡連宵投轄望共醉乎玉山應日聯輿
敢預拚乎金諾

與習太史

王兆雲

昨歲暮携家西還曾題尺疏託公役揚舉未諗得呈
台矚不春已仲矣山色江光呈妍競秀皆足以發藻
績而供謳吟計彩鷁久指石頭城而發矣遙望台垣
曷勝馳戀謹遣蒼頭嵩探蒞期日薄有鄙悃尚俟
端致也

答許君信

王兆雲

車騎辱臨紫氣經夕未散佳章渡至更增光焰幾大
矣序文來午奉謁躬致且不媿々

與汪南明

王兆雲

往先大夫讀副墨諸志銘未嘗不竦容而嘆曰藉今
矇腐二史遇之且當辟易吾他日倘得片字死且不
朽兆雲謹識之於心捐館來屢欲叩請而踟躕未敢
迺者冒干詎意慨賜愈允曾無難色掛劔高誼方斯
箴如也初擬錫山還舫再伏檠戟屬荆室偶病浹
陽舍舟劫勦趨陸望水晶菴如五城十二樓不可渡
即矣謹崇蒼頭奉瀆并致惠泉以佐清啜先大夫襄
事刻期伊邇名撰眴目跂足日夜望之竣事更當造

謙且有稿株在握願北面報倅以就繩削耳

與王行甫

王兆雲

去春此際登永玉齋頭一別忽々歷年所矣言念歡
悰能無軫慨柯山丘翠漢水浮碧知是足下卷白波
時也弟不能與足下共之而足下之故人楊生重來
當助足下談譔矣子聲大發頓令吾党增氣昂甲是
其餘事不則館選六君家故物也弟入秋方得歸省
僥送長江而覓舡艫則猶可與足下採芙蓉於秋江
之畔

與陵磊泉

王兆雲

還自高齋如自壺嶠游歸也即今鈞天之音星翹之
麗猶岩心駭目若豐遺遠送何足下用情於鄙人其
露：厚也一至是哉抵白下冗蟄相仍殊無佳况漢
纂小引知為華帙屏知己更為易之千萬驪駒在道
聊此報命春明不遠對晤可期

與吳明卿

陸瞻南

別故人成心痲耳月夕風晨曷勝悵結不佞薄官三
年墨綬雖新如班衣舊何幾瞻白雲親闈在望不勝
淚之如霖耳時入朱明不堪舉肩與俟秋風解組重
九時二三知己尚送酒黃花徑上

與趙吳麓太醫

陸瞻南

令嗣卒業于鄭公門不二年可入玄境今更他適無
乃兩塵之隔乎僕曩者疾在滕理未之覺得慧眼一
視力驅而却之不爾無端二豎子且幾入膏肓我今
羸體如舊且善飮第某年玉粒不克飽耳

與張思雲

陸瞻南

鄙人猥瑣無似僅：先足下一飯耳足下乃視為火

之執不折節太甚乎雖然鍾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而鄙人得交臂焉幸矣幸矣陳叔子北堂之變天不兩錢殊不可為悅然此子可憫鄙人試為渠一掉舌足下抱仁愛心不當助以麥舟乎若然則叔子感而叔子之母亦地下感也

與劉順吾

陸睦南

足下一去蜀都遂成黃鶴然蜀都二三月須有子規聲即九秋風露冷然峽猿三聲亦使人腸斷者足下胡不為越吟乎尺書奉寄恣恣故思君如弗信試看

刻溪藤上今有如娥皇廟前竹也僕任冷官數載素寞殆甚苜蓿一盤僅似曼倩一囊粟飽欲歌無魚然比之斷齏無鹽時猶可樂也亦安之而已僕今解組矣足下車旋尚令蒲葵增價乎

與顧允夫

陸睦南

足下熊夢協吉鳳雛呈祥湯餅會上客竟少陸生陸生豈區區為弄麈字而不赴哉沿老憊不克跬步耳濁醪遣奴持賀足下試問奴當悉僕龍鍾也公嗣國器可作文場元帥列正正之旗布堂之陣乃小

尺廣大全 國朝五卷
兒輩獨索之空又索之者而空々玄々之間幻而幻者抑問之齊諧氏乎茲所謂輕家鷄愛野鶩者願足下一藥焉

與歸如秀

陸瞻南

擾々風塵薄宦五載故園松菊寒々之主不知冷落幾許儂將提冠解綬覓寰羸圖以歸也范承平明光鎧立功矢石問黃駒少年僅得一都護而金印斗來大者不繫之時後飛將軍抑何難封哉幸門下扶挈之或可收之素榆耳拙詩數律聊發歸吳村媪

好不及宮艷者萬々乃亦登之梓寧不災木耶魚目蠙珠識者有精鑑矣鴻便附問無任主臣

與余虛心

陸瞻南

令嗣以短折下世聞者泫然長泣矧情屬父子尤不可解竊計公家善根邁種彼蒼留意會須易以長齡公子耳柰何過戚如卜生乎周竹原平川之舉料事者苦無成功渠必欲強為之胡未聞撐天木耶足下肺腑親可一搖其舌不然則僕有扣馬耳伴回願示玉音不盡瞻仰

贈周心泉北試

陸瞻南

足下戰勝秋場文旌渡北指釋褐殿前不蔡而識矣
僕欲作郵句奉贈斷鬚數莖竟不能成一字勿就寢
夢中得聯云江筆艷生花班馬場中爭錦繡祖鞭疾
於電變龍臺上際風雲此六足下佳兆謹錄之以佐
勉云

贈陳溟北試

陸瞻南

足下鵠袍楚々兩越春試矣今趣裝上國豈無九烈
君彈指染汁而俾君綠衣耶此行必魁玉筍班入紅

省矣走徒兒贖雲履朱提然朱提充行厨一芥
履者則欲君瀛洲境上行也燕山雪花如斗加餐自
愛

與何士美

陸瞻南

區々魚腸鏽溢幸借歐冶劇礮自汝陽分袂柰天限
各以幅幘不便風馬牛生亦無能躡趾柰此長征何
幸千里通心神耳邇來營一小塢松竹蔭頗濃持一
床其踞其下閱黃庭南華二經倦則拋卷而睡悠然
自謂羲皇上人且鳴瀑掛門高松遶屋芳華碧池邊

聽蛙聲閣：足以解頤茲比之肉鼓吹燕越矣足下
倘一左顧乎僕且掃逕俟之

與林鳳卓

陸瞻南

病骨支離頭岑：不受擲者半月今幸乍起才出中
堂往：却步即如履九折坂而不勝足之喘：也武
夷之勝八閩巨擘足下偕二三知己往遊吳不減東
山哉弟且衰憊濟勝之具與葛陂君共投惟冀擷幔
亭秀色收玉女嵐光漱九曲芳潤貯之詩囊中歸來
而平分與不佞弟乎書報足下不能秉筆惟命兒曹

輩塗鴉耳幸惟足下諒焉

餞傅邑侯

陸瞻南

從明公下車犬眠花影地牛牧雨聲坡今雙鳥飛鳧
必登之尺五天而銀鄉彈丸地恐無緣種兩岐麥也
也杯水奉餞為表公清拱竢

與劉敬初

陸瞻南

曩叩記室左圖書右子史儼然一石渠也別來不知
作何狀態劉即夜坐時或有太乙老人吹青藜而助
文光耶小池蓮花已開清香襲人頗稱花中君子足

下光霽如瀟溪肯臨池一翫乎然僕有金龜已付之金
昌家矣矣之

又與余虛心

陸瞻南

僕謝政歸一身欲輕獨計夫慕祿者如飛蛾急火以
為炙手可執僕視之冰山已耳善夫人有言曰独咲
希榮慕寵望塵先拜勞！婢媵奴顏輕賤不如腰硬
為高僕愛此語若珍常置之口頭矣友人自白下歸
者餽僕一琴絃上有太古音柰膠柱者不能鼓轉奉
文座或可以洗耳由也第不可以為好竿者之門耳

與鄭春華

陸瞻南

明公之心事白日青天明公之譽望泰山北斗乃二
三无良猶諛口而萋菲之抑何其索瘢乎竊料此輩
生為射工死為謝豹又奚必投豺虎耶毋病幾不起
幸風木無恙黔妾者羞不飾冀耳深荷慰問不勝榮
感

謝吳育所燕

陸瞻南

昨者綺筵珍饌方之五侯精酒且美如浥也座上客
大舉豪只呼盧喝雉又群然雅調陽春三萬六千僕

尺嶺大全 國朝五卷
當紀此為家乎九頓鳴謝

與蕭淳吾

鄙人終越一冠甲髮駸々款短蒲柳姿似不勝秋色
每閱書則就几夢蕉鹿何物絳縣老人而妄言甲子
四百耶惟彼蒼肯憇假以數年看蕭郎聳整馬足矣
朱連生所為不軌縣欲撲殺此穠足比之驅蚊扇也
僕謝後後不與人以際亦不借人以舌薑桂性老愈
辣也今日之事欲僕輩幹旋僕不能為張公而且為
馮婦矣辭

與馮元叔

陸瞻南

別門下三度飛螢矣青鳥自海上來喙及起居惟云
橋梓敷榮鬱々濡南山化雨棟棠競艷韡々藹上苑
春風只此二語足當肥水捷音僕不覺駭之折齒令
徑偉初將軍建順昌之旌括天山之羽遠征不遠豈
不翩翩然飛將哉惟真雨洗天兵煙埋虜魄而執訊
獲醜從鴨綠江上唱觀歌此千載一時而望之望之
杪過訪尚醉之芙蓉樹下

與杜文明

陸瞻南

臺下急流中勇退納履素麻間豈不大暢情哉昨就
周文宇處識賢郎而賢郎聰穎迥異足稱名家駒第
汗血尚赤俟以十年吾且於瀛洲境上索之矣臺下
得不于庭前植槐耶朗甥病劇淹漉至來愈不以為
食新僕之姊不交睫者兩月幸蘇先投以妙劑起死
骨而豐之也此亦蘇先生橘井仁澤之臺下之卿雲
庇矣

與黃心芝

昨過平康訪如雲而如雲情殷厚也烹以細鱗酌

以醇酎琵琶雅調不減綠綺絃上聲第舉杯揚抗儼
然在廣寒宮與嫦娥相摩弄也獨足下不在坐中減
却幾分豪興耳新詩賜下擲地金聲第斲鬚數莖始
步一韻漫然題上是瓦缶和黃鍾也頽津々然汗矣
金生論易巧發奇中殊不異東方生之射郭泛周贈
人以詩也專為先容足下能以詩叩之不

與陸振羽

劉景心

介夫西窗楚鄉不移東棹果湘江兩岸花木深而高
唐之雲雨頻入夢耶寸箋附寄問以歸期足下將無

同昨散步東門見紅裙女雲髮柳腰携不佞入重帷
深處歌喉一轉不數石城莫愁拘知乃足下愛人足
下何獨占錦江春色俾不佞輩雖戲謔而不為虐也
足下與鄭思古詩戰俠氣翩翩每以筆鋒中人思古
數受窘越公踐且卧薪茲就陳肖蒼處請救師此老
順昌旗幟不如大范老子可欺足下尚欲為驕兵耶
一嘯

與樊邑侯

劉景心

濂川舊俗執珥筆者利如楚龍淵明公悉鈍其鋒春

時麥穗以漁陽兩岐花又若河陽文人善吏事明公
誠寡二哉黃慶元獲罪貫盈于公案下寧有寃民第
此儕女無緹縈子無吉盼紉之然一無告民惟台下
許令自新則此子當為周處矣僕今天麼 收門下
今不以滅明自待明公或鄙之馮婦乎

渡鄭伯軒

劉景心

僕猥庸不足效牴牾于時乃足下惜之如魏其不忘
淮將軍也則豈其昌歎之嗜乎拙詩如木桃不足報
韓王孫金彈丸也近選時藝自比零陵燕石十襲緹

巾乃足下索一覽得不胡盧耶問起居語總在銀鹿
口頭

與石秀峯

劉景心

春寒逼人記花兩寂寞時石即亦卧病儂於此時亦
駁為造化兒所苦茲幸乍起頗食靡亦啖菹茹芥柰
之何石即石即遽不食新哉昨舍弟過鳳鳴村聞思
子者泣顏面哭夫者如祀梁妻也不勝其戚白于儂
儂以衰憊後足不健步多灸雞絮酒奠之未能儀床聯
聊製十一字悼之云云○白髮增悲春寒蝴蝶夢不

醒紅顏結恨月冷子規聲更哀

謔馮甫良

劉景心

僕卿手中筴中原鹿也奇材捷足者先得之足下欲
為狗監乎是所謂取驪龍珠也一噓

贈祝春寰北試

劉景心

台下趣裝帝闕鵬翻扶搖竊謂離天五尺耳謹貢贖
儀殊愧不腆第曰原其或者迹鑿以欵者情則
猶愛僕家也冰天寒重萬祈自珍

與蔣邑侯

劉景心

僕區：棄物耳門下迺以葑菲采之恩有二天矣頃者前塘一怒巨浸拍天滿目稻田悉為鳧渚嗟哉民而魚乎然幸有明公如汲長孺者必能發淮粟也令弟太史公昨整歸棹就戰棘闈雄才邃學足稱雄師而閩魁無難剋也僕愧贖儀未將門下尚知我貧矣承命撰廣積碑文雖讒語未敢握筆草率呈上索然見大巫耳

與謝珍卿

劉景心

屬者傾蓋茗源班荆叙雅第恨咲語處不若村不克

解金龜耳吳碧潭欲為塞修代令嗣議碩氏女為篤侶君家子弟足稱鳳毛而碩翁之媛亦頗謂閨中秀也矧以舊瓜身而易之新絲蘿玉鏡臺故不美乎陳定吾語帶烟霞筆傾川峽仕伍中文豪也令弟欲董其德而醫良慎無矣此蘇合哉木奴數顯聊以侑緘雖不此洞庭霜然亦可以潤詩喉也者足下尚此之野人芹手

邀周隆之奕棋

劉景心

長日如年無可醒睡眠欲尋橘中之局奪趣商山足

下肯為敵手乎不然儂且以巾幗遺矣

餽吳雋甫鸚鵡

劉景心

儂自京邸回得一綠衣使者能言巧舌足比禽中畜
夫謹獻齋頭聊供清翫雖云不及鳳皇然午睡時喚醒
黑甜或可以當宋宗雞也

渡丁文潛

劉景心

麥秋訪足下奉粲花玄論如寶百朋更辱綠蟻之款
朱提之贈雅意津津然厚哉鄙人誦伐檀詩不勝頽
甲矣不佞鉛刀鏞澁刈葵割菽常患不利足下乃欲

使之截蛟以為干將耶誤矣宛州彈丸地值價幾何
乃與陳氏子自相矛盾茲非蝸角乎吾想足下有役
鬼之筆渠亦有通錢之神較之足相當誰肯漫然屈
膝吾願足下者效周庭之虞芮也

又與黃心芝

劉景心

足下義方訓造就賢郎而賢郎衣逢披濟之皆青雲
器矣漢龍文哉昔不肖駕駘安望子之騏驥一榕寺
宜乎庸保也頃自武夷回雲窩主人餽僕香茗不下
驚雷英僕恐足下豪吟不輟渴類漢相如命奴轉貢

尺牘大全 國朝五卷
記室乞烹以活火吸一觥以潤詩喉何如

與鄭息師

往時謁白雲窩聽三車法語此心怡然悟也即有如
虎丘寺中石耳別丈室風旛論寥々不渡聞木蘭上
想又看一度花渴心生埃計不止萬斛矣鬼神肆虐
烈日如燔里中兒蜥蜴不驗或帝封江湖耶倘有龍
詣法座傍與以墨波俾令蘇此黔赤則功德為無量
乎蒼峰長老踵步瞿曇亦瞑目就闍維然蒼峰法身
不死或又持履而西也弟僕受蒼峰息楊枝呪水死

骨而肉之也者今聞奄逝寧不愴然魂悽然心潛然
淚

東蘇少府

劉景心

門下夙膺芝檢佐沿濂川不知青山當縣門處射鴨
堂開無而公餘無事抑同使君種河陽花也金灘灘
灘指日飛下矣鄙人瑣尾無似乃門下以春風半張
紙而華袞鄙人泰山之重不重于息也九頓鳴謝無
任主臣

復楊慎吾

劉景心

稿然病廢僅有骨支床耳久不聞問以為明公不記
有劉生乃一函至自吳完初何繾繾不忘如昨哉生
啟縹緘見佳作賜教一讀而悅心再讀而神豁三讀
而病根去矣始知陳琳檄所以愈頭風也倪氏恃投
鞭之衆與訟大庭然蚍蜉耳足下胸中兵甲何有西
賊今且賭別墅棋卧澶淵枕也舌鋒戰處尚聽鏡吹
哉譜序委命抑何昌歎劉生弟以君家人文恚為大
巫而小巫氣索耳如不惜木灾敬聞命矣

邀黃心芝對奕

劉景心

黑甜一枕竹風飄々拂羅幌瀟灑倍々起來遊別墅
忠動謝公之思足下玄著素稱勅敵即鄙人亦頗謂
孟施舍臨河一陣足下肯出應兵不

與程對筠

王泰初

見倪景雲不減識韓荆州所恨者晚耳儂當逢人說
項使之振鐸玕溪為五經鼓吹足下素吐哺涎賢士
今肯易農莊而墨莊乎僕謗劣自作口頭吟間有所
得此楓冷句耳乃足下遽聞之文山公文山公遣伴
索草謂螻蛄猶能足下得非不情乎幸緩頰為山山

公言

與馮完字

王泰初

公家阿買有玉界尺之才入金粟堆之墓哀哉此卽
何玉折者遽哉儂不能覓聚窟靈草為此卽續魂心
戚之悲耳楊漢所之名若蘭芳矣曾乞吳贊府請佳
詩一章令我衰艸大華風迤頸未得也倘蒙惠然其
空谷之足音耶沈生行賴以紹介拙撰三種幸一一
刪正為專候布所欲言

與方一庸

王泰初

足下學冠儒纓道航聖蹟月旦推重芳聲與九經庫
而兩者不知何物山靈孕秀而誕此人瑞乎意昂星
落鳳山耳舍弟鉛刀鏞溢反擬魚腸榜櫟擁腫自稱
若木茲不為子孫陽乎今遊大人門尚咄々狂奴故
態發藥言以教之則惠莫大矣

與李少梅

王泰初

足下人瑞也企慕高風頻注於想柰天限各以幅幘
不遂鳳觀譬之銀河在天無由覓靈槎徒耿耿望耳
驕陽恣肆烘齋頭若燬卧病羸劣例之桑間餓夫支

離床間喘如吳牛不能已願安得照梁珠哉武夷之
往秋以為期

與伍偉元

王泰初

聞伯明之疾終夜不安寢起閱斗彊賢人星且幸無
恙意伯明枕上夢或亦河中無水耶晨炊後試借足
下一視足下尚一舉玉趾焉

與丘槐塢

王泰初

龍詳之舉了無成美迺今足下噬臍試問鴻山鐵
何能鑄一錯字乎獨怪足下者不策於鄙人而用

元芳掉舌也鄭氏今為驕兵足下以應兵禦之直左
足下也城南李子腹有智囊若得渠一紙詞即比之
嚇蠻書矣

與詹楚翹

王泰初

足下爽氣橫秋文名獨步胸中學識吞天祿吸石渠
筆底施為撼乾樞搖坤軸蓋翹然士林楚哉詰旦
赴秋場廣寒花必連根拔回儂有一觴酌之雲龍橋
畔足下酒酣時好握筆題柱使異日乘駟車過也願
俟

與劉函虛

別足下於魏坪梅花三度矣年々斫枝不逢駟使傷
心哉恨也僕自改官即不能雄飛承足下慰僕以詩
珍歲之十襲也第舍弟兩試不捷筆鋒鈍矣今且淬
勵劍別立跟脚足下亦為渠歌出塞曲通家誼蓋殷
殷厚哉繡谷之遊距救廬咫尺足下寧不一頌乎勿
謂王生貧然西園有韭尚可冒雨剪也西瞻紫氣
引領萬千

餽友人新

王泰初

嘉穀初登喜逢稔歲呼童備白粲數粒佐以新雜
藜藿者意亦野人將芹曝耳呵々存之

與蕭殷墟

王泰初

汙邪百畝皆為馮夷君所苦黍稷種穆僅當魚陽數
坵麥閱廩中恰支三月糧催科者一日兩至遭此不
辰蓋皇々水中蟻也陰德如足下寧不當編以竹橋
乎楊函一素糲推僕見之乏春風色口吶々又不解
吐軟媚辭隱然一敵國明日見足下足下毋拂袖而
起謹此先容勿謂曹丘生為季將軍游楊也

與劉肩吾

王泰初

千里離愁盡逐彩雲縹緲上石笋峯頭冉々瞻足下
顏色耳足下孝廉科人物抑又為清白吏子孫也乃
雋村人置翼於虎齧齧足下不休羊公豈無德耶幸
李覺凡君俾此輩渡河而足下獲高枕始知覺凡君
有弘農故也令子素稱國器吳公女亦曰門楣聞順
兩丈欲作壻脩聯二姓而好焉茲天作之合也足下
若未決合試之於卜亦必曰鳳皇于飛和鳴鏘々矣

與吳伯彥

嗟哉叔芳前歲坦腹去歲遊梓池今歲處不臘茲亦
黃梁夢哉吾欲效吾家之方平往祖洲上搗不死草
歸來為叔芳還魂也奈不能扶搖何茲具絮酒一危
聊奠九泉一滴借足下口哀而祝之

與黃嵐巒

王泰初

足下憶秋風蓴菜解組而歸溝風與彭澤而兩也一
雨洗天蒼梧翠竹間颯然生涼吹鰲峯鶴林爽氣以
荷衣貯之盈々者試以斗酒謀之室人板足下箕中
其下呼童子執偏提濯巨羅劇飲豪吟且相與談隱

